

新手上墙

诗心歌韵

登冠云山

◎李湘臣

凉气掀衣步履轻，
群峦阴翳掠云层。
钟声禅院显山小，
鸟语疏林伴水澄。
草甸羊肥柳羞色，
峰巅牛壮客含情。
欣承致富辟新路，
聊慰感怀诗意生。

(作者系洛龙区英才社区居民)

题龙门

◎郭育涛

龙门山色秀，神阙向南开。
万窟依崖立，伊河直北回。
延清赋诗地，居士饮杯台。
形胜誉中外，时常慕客来。

(作者系伊滨区寇店镇居民)

伊水闲驻

◎杨娟霞

高天斜日望氤氲，
双鹭缓归啼白云。
堤畔轻风惜柔柳，
绿波倒映石榴裙。

(作者系伊滨区庞村镇居民)



—记录老百姓自己的生活—

投稿、投图(原创首投)

◎邮箱:wambaaxieshou618@163.com

◎电话:0379-65233680

夫妻之间

把爱织进毛衣里

◎薛新民

天气渐冷，我让妻把我的红毛衣翻出来，晒晒穿。妻随口道：“穿七八年都褪色了，我把它放捐物箱了。”

“虽然旧了，但你织的，我穿上暖和。”看着我惋惜的模样，妻竟一时红了眼圈，没再说啥。

几天后回家，见沙发上放着一件织了大半的红毛衣，我心头一热，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，妻却如此上心。

妻俊俏和善，心灵手巧，特别是织的毛衣花样精美，穿着舒适，村里许多大姑娘、小媳妇都来向她取经，她总是笑脸相迎。遇到天好，来我家织毛衣的“娘子军”围坐在一起，边织毛衣边唠家常，高兴时再唱上一段《朝阳沟》，很是热闹。

妻织毛衣技艺娴熟，可达盲织。一天晚

上，我选了一部她喜爱的生活剧播放。看到动情处，妻泪眼婆娑，可手中的毛衣针却依然飞快穿梭。我逗她：“你呀，还真是放羊捎带捡柴，两不耽误。”她扑哧笑了。

那年八月，妻和我一起拆房瓦时，不慎从房顶坠落，盆骨裂伤，之后便落下了不能久坐的病根，已好久没有再织毛衣了。

一点点回想着往事，不觉到了晚上九点。妻下班回家，洗把脸，烫烫脚，又拿起毛衣织起来。我嗔道：“不急，身体为重，晚穿一天能咋的！”说罢，便夺她手中的毛衣。她闪过我的手说：“早了我也睡不着，你先睡吧。”

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，看到枕边整齐叠放着一件崭新的红毛衣。我把它轻轻抱起，看到熟睡中的妻子有些憔悴的脸庞，眼泪悄然滑落……

(作者系孟津区域关镇居民)

咱爸咱妈

给母亲买衣服

◎陈俊峰

我的外甥要结婚了，这是母亲添衣服的当口。上次给母亲买衣服还是我堂弟结婚时，现在堂弟的老二儿子都已经到处跑了。

平时，母亲总是拾旧衣服穿，子女提出给她买衣服，她总是说：“我天天跟泥疙瘩打交道，穿着新衣服。”

我不爱逛街，就怕逛半天买不到衣服。果不其然，母亲选衣服时脱了穿、穿了脱，在镜子前扭一扭，举举胳膊、蹬蹬腿，回身再看看，还是觉得不合适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是高大的，身子笔直笔直的。可母亲在试衣服时，我发现她又瘦又小又驼，羊绒大衣一上身，背后像张个棚。

好不容易挑到一件合身的，母亲又嫌贵。妻子赶紧说：“妈，羊绒的就得这个价。”我赶紧补充：“买衣服跟寻媳妇一样，遇到合

适的赶紧下手。”母亲这才被说服。

等我们满载而归时，天已经擦黑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向母亲提议：“今晚住我家，让媳妇给您洗洗澡、搓搓背，我给您染染头发。”

我给母亲染发时发现，她已经没有一根黑头发了，发根全白了。我拿着梳子在母亲头上来回梳，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染发，顿时心里五味杂陈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感。母亲没在意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

吃过饭，洗过澡，母亲说：“你把我送回去吧，还是在自己家舒坦。”我说：“我喝酒了，送不了。”妻子说：“妈，我送您吧！”

妻子去送母亲了，我发现茶几下夹着一卷钱，数了数，两千元。拿在手里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娘啊！我的亲娘！

(作者系伊滨区天明城社区居民)

凡人小记

大乾哥

◎王龙榜

大乾哥是我的邻居，家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他总是随叫随到。

和大乾哥比邻而居，饿了，谁家的饭先做好，端碗就去吃；眼前的活，谁看见了，随手就干。

1987年寒假，我肚子疼了一天一夜。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，吃几片药就行了，谁知天擦黑时，疼痛好像被炸雷吓坏的羊群，到处乱窜。天下着雪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十里八村又没有医生。大乾哥的父亲王叔套上牛车，晃了足足十五公里，把我送到了县医院。原来是阑尾炎，赶在穿孔前做了手术。王叔去世，我非常虔诚地给他老人家磕了头。

1988年正月初七，父亲吐了一夜的血。医生交代赶紧分头去通知，让亲人再见一面。我没有听医生的话，初八一大早，父亲被大乾哥等十几个人用两根椽子做成的担架抬到县医院。原来是胃出血，手术后我父亲又活了26年！

大乾哥是个热心肠，别人让帮忙总是随叫随到，不惜这一双手，这一身力气。大家都说，大乾这人真“暄”；侄子辈见了，会恭恭敬敬地问声：“大乾叔，吃饭没？”掏烟，不吸——他从不抽烟；递东西，不吃——从不占便宜。大乾哥，是农村常说的真正人。

(作者系涧西区中泰社区居民)